

卜正民《維梅爾的帽子》1

漢學家卜正民在《維梅爾的帽子》一書中，就像一位拿著放大鏡的偵探，他指著維梅爾的畫作《軍官與面帶笑容的女子》中，那位軍官頭上那頂巨大的黑帽子說：「看！這就是全球化的起點。」

這頂帽子是一頂昂貴的「海狸皮帽」。在十七世紀的歐洲，擁有這種帽是紳士身份的終極象徵。海狸毛能製成最堅韌、防水且永不變形的毛氈。然而當時歐洲的海狸早已被獵殺殆盡。

這頂帽子之所以能在荷蘭台夫特一位軍官的頭上，是因為歐洲人發現了北美洲。為了滿足歐洲紳士頭頂上的虛榮，法國探險家尚普蘭深入加拿大聖勞倫斯河，不得不與當地的休倫族印第安人結盟。這頂帽子背後是一條染血的供應鏈：歐洲人用金屬刀具、槍支換取印第安人的皮毛，而印第安部落為了爭奪貿易權爆發了前所未有的殘酷戰爭。

法國探險家和當時無數的歐洲探險家一樣，他們冒險穿越大西洋並不是為了找海狸，而是為了尋找傳說中的「西北航道」——一條通往中國的捷徑。當時的中國是全球經濟的引擎，是所有歐洲商人夢寐以求的終點。結果他們沒找到中國，卻遇上了美洲大陸，並在那裡引發了生態與文化的浩劫。

這書我第一次閱讀已經是20年前，可說是打開了我理解全球史觀的啟蒙書，到今日仍然很值得重讀。維梅爾畫室裡的寧靜與外部世界的動盪在共振；卜正民教導我們一種「觀看」歷史的方法，畫中的每一個物件都是一個入口。那頂帽子吸納了來自聖勞倫斯河的寒風、印第安獵人的箭矢，以及全球貿易網的震盪。我們其實已經身處於一張巨大的因果網之中，十七世紀的荷蘭台夫特與今天的我們其實無二。

維梅爾的帽子

作者：卜正民

出版社：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卜正民《維梅爾的帽子》2

卜正民的歷史著作《維梅爾的帽子》，對我來說最好之處，就是能從直觀的畫作出發，讓所有人都能通過畫作，了解當中的歷史細節。歷史不僅影響了畫家畫什麼，更決定了畫中物品的命運與流向。

書中的另一個切入點是維梅爾畫作《在敞開的窗邊讀信的年輕女子》，當中那個盛滿水果的青花瓷盤。這隻盤子傾斜地放在土耳其地毯上，邊緣閃爍著幽幽的藍光。這些非尋常之物，不但是財富的象徵，更是荷蘭東印度公司武力擴張的戰利品。

這隻盤子被稱為「克拉克瓷」。它源自葡萄牙的武裝商船「克拉克船」。荷蘭人在海上截獲葡萄牙商船，搶來了數十萬件中國瓷器，運回阿姆斯特丹拍賣，震驚了整個歐洲。這隻盤子的出現標誌著歐洲人的審美正在被遙遠的東方重塑。

卜正民是中國史專家，發現這些瓷器是按「訂單生產」的。景德鎮的工匠們為了適應歐洲人的飲食習慣改變了瓷器的形制，維梅爾畫中的那種寬邊大盤在中國本土是沒有的，那些大盤是專門為了盛放歐洲人的食物而設計。

歐洲的需求改變了中國的生產，而中國的商品則改變了歐洲的生活方式。全球貿易甚至改變了荷蘭本土的「風景」。為了模仿昂貴的中國瓷器，荷蘭的陶工們在台夫特建立了自己的窯廠，生產後來聞名世界的「台夫特藍陶」。維梅爾生活的城市本身就是這場全球化仿製品生產的產物。卜正民讓我們看到，所謂的「荷蘭黃金時代」其實是由無數來自異域的物質堆砌而成。青花瓷盤靜靜地棲息在歐洲人的餐桌上，訴說著那個時代最激烈的商業競爭。在十七世紀，世界已經逐漸緊密相連，沒有任何一個角落能獨善其身。

維梅爾的帽子

作者：卜正民

出版社：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卜正民《維梅爾的帽子》3

全球化除了物品的流動，金錢的流向與人的流離亦是重點。卜正民將目光投向了維梅爾的《持秤的女人》中的銀幣，以及另一幅同時代畫作中的黑人男孩。畫中那位女子正在秤量銀幣的重量。這枚銀幣的材質很可能來自南美洲的波托西銀礦，那裡被稱為「地獄的入口」，無數印第安人死於銀礦開採。但這些白銀並沒有留在歐洲，它們最終匯入了當時的世界經濟中心——中國。卜正民在這裡展現了他作為漢學家的功力。他提出了一個震撼的觀點：明朝的滅亡與這枚銀幣息息相關。

當時的中國是全球最大的白銀吸盤，明朝的一條鞭法使得經濟高度依賴白銀。當十七世紀中葉美洲白銀產量下降，流入中國的白銀驟減，引發了劇烈的通貨緊縮。崇禎皇帝的國庫空虛，發不出軍餉，最終導致了帝國的崩潰。

與白銀一同流動的還有「人」。書中特別提到了一幅畫作邊緣的黑人男孩。在十七世紀的荷蘭擁有一個黑人僕童是財富的象徵。但這些人是誰？他們從哪裡來？卜正民引用了明朝《東夷圖像》中的記載，指出這些黑人奴僕很多是隨葡萄牙人來到澳門，甚至在澳門保衛戰中幫助葡萄牙人擊退了荷蘭人。這是一個被主流歷史遺忘的群體。

他們被捲入全球貿易的漩渦，從非洲被賣到歐洲，又被帶到亞洲。他們失去了名字，失去了家鄉，只剩下畫布上一個模糊的身影。白銀與奴隸支撐了這個新世界秩序，前者是殖民帝國的血液，後者是殖民帝國的燃料。

維梅爾的帽子

作者：卜正民

出版社：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羅蘭·巴特《戀人絮語》1

羅蘭·巴特這本書並不是一本教人戀愛的指南，而是一間將愛情解剖得淋漓盡致的手術室。這本書將歌德名作《少年維特的煩惱》拆解成無數碎片，再用結構主義的邏輯重新拼貼起來。這本書數十年來都很受關注，但其實原文或是譯文都不易懂，最需要導讀或評介。

羅蘭·巴特打算讓我們看到，所謂刻骨銘心的愛情往往只是一套被反覆操演的語言符號系統。巴特在書中反覆強調，戀人的絮語沒有時間向度，它不是一個有起承轉合的故事，而是一系列情感爆發的瞬間。我們的戀人維特在信中傾訴痛苦時，不是在講過去，而是講一套戀人話語。戀人的瘋狂其實是有跡可循的，它遵循著某種內在的邏輯。

在「隱藏」這章中，墨鏡是為了遮擋陽光，但在巴特的符號學世界裡墨鏡是戀人最精妙的道具，是用來遮擋靈魂的遮羞布。揭示了戀愛中的「偽裝」，隱藏情感，維護尊嚴，但也不過是一場精心計算的表演。完全表露痛苦可能會嚇跑對方；完全隱藏又覺得委屈。於是墨鏡登場了。它既阻斷了目光的直接交流，又能以其突兀的存在感吸引著對方的注意。

巴特描繪了這種拉鋸戰中的幼稚與真實：我們希望對方尊重我們的隱私，但又希望對方看穿我們的逞強。但這場遊戲是徒勞的。對方可能不在乎，或者根本沒看懂這個符號。你精心導演了一場默劇，結果觀眾早就離席了。

這本書每一段話都是一面鏡子照出我們自己在愛情中的模樣。那些焦慮、那些偽裝、那些欲言又止都是我們共同的生命體驗。

戀人絮語

作者：羅蘭·巴特

出版社：商周出版

羅蘭·巴特《戀人絮語》2

我們常以為愛上一個人，是愛上對方的靈魂，或者是某種深不可測的內在特質。在羅蘭·巴特這本書中，卻戳破了這個浪漫的幻想：愛情往往始於一場「眼睛的錯」。

巴特將這種狀態描述為「被影像綁架」。維特他究竟是何時愛上夏洛蒂的？不是在深入交談之後，而是在看到夏洛蒂正在切麵包分給孩子們的那一瞬間。維特愛上的，其實不是夏洛蒂這個完整的「人」，而是被門框定格的一幅「畫」。這種愛情的起點，與其說是情感的，不如說是審美的。

這種心理狀態，巴特用了一個極為形象的比喻——被催眠的母雞。這是一個源自耶穌會士的實驗：只要在母雞面前畫一條白線，它就會盯著這條線，陷入一種強直性的靜止，動彈不得。戀人就是那隻母雞。對方的一個微小細節，也許是肩膀的弧度，也許是說話的某種句法，就是那條白線。我們被這個細節擊中，像被施了魔法般失去了行動能力。

在這種視覺的迷醉中，身體與語言發生了劇烈的斷裂。巴特敏銳地指出，語言是一個「非常文明的成年人」，它懂得掩飾、懂得撒謊，試圖維持表面的體面；但身體卻是一個「固執的小孩」。

這個比喻精準得令人心驚。在戀愛關係中，理智告訴我們要冷靜，我們的嘴巴可以說出得體的客套話，表現得若無其事。然而，身體是誠實的叛徒。心跳的加速、手心的冷汗，這些生理反應根本不受大腦指揮。當維特在夏洛蒂面前語塞時，他的眼淚代替他說話了。這不是軟弱，而是當語言這個容器已經裝不下情感時，身體奪回話語權。也許陳奕迅的歌是對的：「愛上你是我眼睛的錯 請體恤耳朵 拋低一句閒話來為我煽風點火」。

戀人絮語

作者：羅蘭·巴特

出版社：商周出版